

# 错 中 错

〔英〕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EDY OF ERRORS

本书根据 The Cambridge Edition Text.  
Blackiston Co. 1944 年版译出

错 中 错

〔英〕莎士比亚 著  
曹未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上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51,000

1983 年 9 月新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9,500 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重印)

书号：10188·436 定价：(六) 0.30 元

## 内 容 提 要

这个戏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之一。从作品的创作技巧来看，这是他的学徒时期的作品，但是已经显露了一个未来的伟大戏剧作家的才能。

两个安蒂弗勒斯是伊吉翁夫妇的双生子，两个左米欧也是一对双生子，是伊吉翁夫妇买来专门服侍这两位双生少爷的。他们这六个人在海上失散，结果流落在两地。一个安蒂弗勒斯带着一个左米欧去寻找另一个安蒂弗勒斯和另一个左米欧。这一个安蒂弗勒斯这时已经成家立业，讨了老婆。就在这一番寻找当中，发生了许多误会，闹出了许多笑话，迷离恍惚，错综复杂，总而言之，是个“错中错”。

这是一个以情节曲折见长的剧本，既紧张又热闹，也富于人情味。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有很好的描写，也有辛辣的讽刺。一直到今天，这个戏还不断有剧团排演。

## 人 物

**苏莱諾斯** 爱非色斯大公爵。

**伊吉翁** 舍尔古斯城的商人。

**安蒂弗勒斯** (爱非色斯城的) }  
**安蒂弗勒斯** (舍尔古斯城的) }  
伊吉翁和爱米里亚的學生  
子。

**左米欧** (爱非色斯城的) }  
**左米欧** (舍尔古斯城的) }  
服侍學生子的學生仆。

**巴尔塔沙** 商人。

**安吉娄** 首飾匠。

**商人甲** 安蒂弗勒斯(舍)的朋友。

**商人乙** 安吉娄的債主。

**平区** 教师兼巫师。

**爱米里亚** 伊吉翁的妻子,爱非色斯城的女道长。

**阿德里阿納** 安蒂弗勒斯(爱)的妻子。

**露西阿納** 阿德里阿納的妹妹。

**陆茜** 阿德里阿納的女仆。

**娼妓一人。**

**獄卒,官吏,及其他侍从多人。**

景

**爱非色斯城**

## 第一幕

第一場 大公爵宮廷里的一座大厅

〔大公爵，伊吉翁，獄卒，官吏數人及其他侍從等同上。〕

伊吉翁 苏萊諾斯，赶快替我宣判，  
判个死刑也好結束我的一生苦恼。

大公爵 舍爾古斯商人，你別再求我；  
我並不打算破坏我的法律：  
新近从你們大公爵的不懷好意的怒火里  
發出來的敵意和無理，  
已經把我威嚴面容上的慈祥全都抹掉了；  
他對我的那些公平交易的同鄉商人，  
因為他們交不出贖命的金錢，  
就迫使他們用鮮血在他的峻刑上画押。  
自从在你的惹是生非的國人  
和我們之間發生了勢不兩立的裂痕以來，  
舍爾古斯人和我們全都在  
莊嚴的會議上正式宣布過，  
在我們敵對的城邦之間禁止有貿易往來：

不仅这些，还有，  
如果有任何一个出生在爱非色斯的人  
被发现在舍尔古斯的任何一处市集里；  
还有，如果有任何一个出生在舍尔古斯的人  
来到了爱非色斯的港灣之内，他就得死。  
他的貨物全部沒收，听凭大公爵发落；  
除非他能交出一千馬克  
免除刑罰和贖回他的性命。  
而你的財貨，給你最高的估价，  
也值不到一百馬克；  
因此根据法律，你就該死。

伊吉翁 好啊，这正是我的快乐：你的命令执行了，  
我的苦恼也就随着夕阳而消失了。

大公爵 可是，舍尔古斯人，你且简单地說說  
你为什么离开了你的家乡，  
又为什么来到了爱非色斯呢？

伊吉翁 叫我叙述我不能叙述的痛苦，  
沒有比这个更为沉重的任务了：  
可是，为了讓世人知道我今天的下場  
原是命运的安排，而不是我的肮脏罪恶，  
我就尽量忍住痛苦把它說出来吧。  
我生在舍尔古斯；娶了一个妇人为妻，  
如果不是我們的遭遇那样不幸，  
她会因为有了我、守着我而感到很快乐的。

我們生活得很美滿；我們的財產不斷增加，  
因为我不斷地到埃比丹农去做买卖，  
每次都获厚利；一直到我的代理人死了，  
一大堆貨物丟在那里无人照管，  
我才不得不离开我爱妻的怀抱。

我离开她还不到六个月，  
她就准备好了一切，这时  
她已經為了女人們身受的可喜的懲罰，  
而感到有些不能支持了，她去找我，  
不久她就平安地到达了我所在的地方。  
又过了不久，她做了母亲，  
一胎生下来两个令人欢喜的儿子：  
說起来真是希奇，他們兩人真相象，  
除了名字之外簡直无法辨別。  
在那同一时刻，在那同一旅舍里，  
有一个貧寒的妇女也生出了  
一对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两个男孩：  
因为他們的父母非常貧窮，我就把他們  
买了下来，准备他們长大了服侍我的孩子。  
我的妻子，对这两个孩子真是非常得意，  
她天天提議我們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唉！我們启程  
日期太早了。  
当我们离开埃比丹农不到一浬的时候

还看不出那永远听从天风吩咐的大海  
有什么加害于我們的意图：  
可是这种想法并沒有維持多久；  
因为不久在天上殘存的那一点光亮  
就已經在我們满怀恐怖的心里  
引起了命在旦夕的想法；  
这个，虽然我自己能够处之泰然，  
可是我的妻子却不住地啼哭，  
因为看到即来的命运而哭个不停，  
那两个美丽的孩儿，还不知道什么叫怕，  
也跟着一同哀啼，听起来真是令人难受，  
这逼着我不得不替他們和我自己想保命的办法。  
办法是这样的，因为別的办法全沒有了：  
水手們都已經駕着小船自去逃命，  
把我們丢在急急下沉的大船上：  
我的妻子更疼爱那个小儿子，  
这时就把他拴在一根备用的小桅杆上，  
那是航海的人在风暴里救急用的；  
在他的身边又拴上了另一对里的一个，  
而我也把那两个孩子同样地安置了：  
把孩子們这样拴好了以后，我的妻子和我，  
各自一面照顧着一对孩子，  
一面也把我們自己拴在桅杆的两头；  
这样我們就任凭波濤的推送，向前漂流，

我們當時認為是漂向哥林多的方向。  
最後太陽睜開了眼睛，注視了大地，  
它驅散了那一片包圍我們的大霧；  
這時，受到了這種切盼的光輝的照耀，  
大海又重歸於寧靜，我們望見了  
兩條大船從遠方急急地向我們駛來，  
一條是哥林多的，另一條是埃比達魯斯的：  
可是在它們還沒有駛到，——唉，別叫我再說了！  
從前面的話，你自己去推論吧。

大公爵 不，說下去，老头子；不要這樣就中斷；  
因為我也許能够可怜你，虽然不能饒恕你。

伊吉翁 唉，如果天神也能這樣，那麼我現在  
也許不會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毫無惻隱之心了！  
因為在那兩條船離開我們還有十哩之遙的時候，  
我們碰上了一塊巨大的礁石；  
這一撞真是非常猛烈，  
把我們的寄命船只攔腰撞斷；  
這樣一來，命运毫不留情地  
拆散了我們，讓我們各自  
留下了一半欢喜，和一半哀愁。  
她那一半，可怜的人哪！好象  
份量輕一點，可是痛苦一點也不少，  
很快地被風力推着前进；  
就在我的眼前，我們認為

从哥林多来的漁人把他們三個救起來了。  
最後，另一條船救起了我們；  
他們知道了救起的是些什麼人以後，  
就給這些沉船的客人熱情的歡迎；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船駛得太慢，  
他們很可能搶上前去奪回漁夫們的收穫；  
因此他們就走上歸途。

現在你已經聽完了我失去幸福的經過；  
我的一生更加不幸，還要活下來  
述說我不幸遭遇的悲慘過程。

**大公爵** 現在，為了你所惦念的那些人，  
請你再給我詳細敘述一下  
他們和你一直到今天的遭遇。

**伊吉翁** 我的小兒子，可又是我的大寶貝，  
他長到了十八歲的時候，開始想念起  
他的兄弟來了：他苦苦地求我  
讓他帶着他的仆人——他的情況正相同，  
他也失去了一个兄弟，但是分有他的姓名——  
到四方去尋覓他的下落：  
我為了設法再見到一個亲人，  
却冒了失去另一個亲人的危險。  
我在希腊的最遠的遠方度過了五個夏天，  
我几乎走遍了亞細亞境內的所有地方，  
然後，沿海回家，我才來到了愛非色斯；

沒有希望找到，可是又不甘心不到  
任何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遭。  
但是我一生的故事必須在这里結束了；  
如果我这一切奔波能够讓我相信他們尚在人間，  
我虽早死，也死而无怨了。

**大公爵** 不幸的伊吉翁，命运选中了你，  
叫你承担人間最大的不幸！  
我說，相信我，如果不是違反我的法律，  
違反我的王权，我的誓語，我的尊严，  
(我們这些做国王的，即使愿意，也不能放弃)  
我从心里真想亲自替你說情辯护。  
不过，虽然你已經被判了死刑，  
已經判了的案子絕不能撤銷，  
若不然它就会大損于我的荣誉，  
但是我还要尽我所能来替你設法。  
因此，商人，我寬限你今天的日期  
你可以到外面去尋覓一切慈悲的救助：  
到你在爱非色斯所有的朋友那里去試試；  
你可以去乞討或是借足这一笔数字，  
來贖回你的命；如果不成功，那你就只好死了。  
**獄卒**，你去好好看住他。

**獄卒** 是，我的大人。

**伊吉翁** 沒有希望又沒办法的伊吉翁向前走，  
只不过是拖延結束他生命的时候。

〔同下。〕

## 第二場 市場上

〔安蒂弗勒斯(舍),左米欧(舍)和商人甲同上。〕

商人甲 所以你要說你是埃比丹农地方的人，

要不然,你的財貨馬上就得沒收。

在今天就有一个舍尔古斯的商人

因为来到了这里的緣故被捕；

而且,因为他不能贖回他的性命，

根据这个地方的法律，

在太阳落山以前就要送命。

这里是我不得不替你保管的錢。

安蒂弗勒斯(舍) 你把它送到我們住的森道旅館去，

左米欧,你在那里等着我。

現在到吃飯的时候还差不多有一小时，

我要在飯前參觀这里的市容，

看看这些买卖人,欣賞那些建築物，

然后再回到我住的旅館去睡覺；

长途旅行之后真是有点疲乏劳累。

你先去吧。

左米欧(舍) 許多人都会听了你的話就照办的，

手头上这样闊綽,还不馬上逃之夭夭。

〔下。〕

安蒂弗勒斯(舍) 这是个非常可靠的坏蛋,先生;  
    在我心上有事悶悶不乐的时候,  
    他常常說上几句笑話讓我高兴。  
    我說,你能陪我在城里走一走,  
    然后回到我的旅館,和我一同吃飯嗎?

商人甲 先生,我已經和另外几位商人有約了,  
    我希望在那里还可以做一笔大生意;  
    我請你原諒。等一会到了五點鐘,  
    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到市場上來找你,  
    然后陪你一直到休息的时候:  
    我現在有事,不能不向你告辭了。

安蒂弗勒斯(舍) 等會見吧:我自己去散心,  
    到这城里四处去觀光。

商人甲 先生,祝你称心如意。

〔下。

安蒂弗勒斯(舍) 他祝我称心如意  
    我可就是无法称心如意。  
    在这个世界里,我好象是一滴水,  
    在海洋里寻找另一滴水,  
    而他落到了这里去找出他的伙伴,  
    看也看不見,东流西窜,迷失了去向:  
    我也这样,在找一个母亲一个兄弟,  
    为了找他們,不幸的是把自己都找丢了。

〔左米歐(爱)上。

我的活备忘录又来了。

喂,你怎么回来得这样快?

左米欧(爱) 来得这样快! 还不如說来得这样慢吧:

鷄都烤焦了,猪肉都从叉子上掉下来了;

鐘都打了十二下;

我家太太在我的臉上都打过一下了:

她火得直跳脚,因为肉都凉了;

肉都凉了,因为你还不回家;

你还不回家,因为你不想吃飯;

你不想吃飯,因为你已經开斋吃饱了;

可是我們,知道禁食和禱告是怎么回事,

可为了你今天犯的罪吃了大苦头了。

安蒂弗勒斯(舍) 別胡說了,少爺:告訴我这个,我請你:

我給你的錢,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左米欧(爱) 噢,——六便士,你星期三給我的,

替我家太太付給馬鞍匠的秋子錢?

鞍匠拿去了,老爷;我沒有拿。

安蒂弗勒斯(舍) 我現在沒有心思和你开玩笑:

告訴我,不許开玩笑,錢放在哪儿?

我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你怎么敢

把这么大的一笔錢隨便放手不管?

左米欧(爱) 我求求你, 老爷, 还是先坐上餐桌再开玩笑吧:

我是快上加快地从太太那儿跑来找你的;

如果我就这样回去，我可就要变成一根柱子了，  
因为她一定会把你的罪过記在我的头上。  
我想不用人催，你的肚子也該象我的一样，  
到时候也会象时鐘一样把你敲回家的。

安蒂弗勒斯（舍） 說正經的，左米欧，真的，这些玩笑开得  
不是时候；

把它留到了一个更高兴点的时候再說。  
我交給你看管的那些金錢在哪里？

左米欧（爱） 交給我，老爷？什么，你沒有給我什么金錢。

安蒂弗勒斯（舍） 好好說，傻瓜少爷，收起你的傻勁儿，  
好好告訴我，你把你的責任怎么處理的。

左米欧（爱） 我的責任就是到市場来找你，老爷，  
請你回到你的鳳凰居，去吃飯：  
我家太太和她的妹妹都在等你。

安蒂弗勒斯（舍） 現在，凭我是个基督徒来起誓，回答我，  
你把我的錢放在什么可靠的地方了；  
若不然，我就要敲开你的这个好开玩笑的头，  
專門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和我玩弄詭計：  
我交給你的一千个馬克，你把它放在哪里了？

左米欧（爱） 在我的头上倒有你給我的几个，  
在我的肩上也有我家太太給我的几个；  
可是把你們两位加在一起也沒有一千个。  
如果你要我把它們都奉还給你大人，  
恐怕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好性子的。

安蒂弗勒斯(舍) 你家太太？你有什么你家太太，奴才？

左米欧(爱) 你大人的太太，住在鳳凰居的我家太太；

她說你不回家，她就不吃飯，

請求你赶快回家去吃飯。

安蒂弗勒斯(舍) 什么，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胡說八道，

敢不听我的話？你敢，真得給你点教訓，奴才。

左米欧(爱)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爷？我的天，你快住手！

好哇，老爷，你再不住手，我就只好跑了。

(下。

安蒂弗勒斯(舍) 我敢凭性命打赌，这个坏蛋

一定是給人用了什么詭計把我的錢全都弄掉了。

听人說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鬼把戏；

譬如象蒙騙眼睛的扒儿手，

专施妖术的迷人心窍的妖人，

摧殘身体的灭人灵魂的鬼巫婆，

巧裝的騙子，信口胡謅的江湖客，

还有許許多这一类逍遙法外的罪犯；

如果真是这样，我最好还是赶快离开的好。

我馬上就去森道，去找这个奴才：

我真怕我的錢不保。

(下。